

沈摇洛
让我重新爱上你

员

今天山上的天空灰蒙蒙的，阳光不知躲到哪儿去了，只剩下乌云片片，细微的雨丝悄然飘落，雨势不大，看来别有一股凄美。

山路旁，一座豪宅矗立，门口有几名保安人员来回巡逻，气氛显得肃穆而沉静。

远远地，一辆黑色奔驰房车缓缓驶来，豪宅的黑色镂空雕花大门缓缓开启，迎接主人回家。

主屋的门檐下，一位中年妇女正站在那儿引颈张望着。一见车辆驶入，她随即将手中的伞打开，来到刚停妥的车旁，为主人开启车门——

“小姐，欢迎回家。”

一位少女跨出车门，蒋嫂连忙将伞移至少女上方，为少女遮去纷飞雨丝。司机随后步出，为少女提着她的书包，一同进屋。

少女拥有一张宛如洋娃娃般漂亮、精致的脸孔；修

长纤细的身段包裹在一身由高级质料制成，属于某所贵族学校的制服里，迷你百褶裙下是一双白皙细致的腿。

她是颜晓蕾，“镇业集团”总裁颜镇业的宝贝独生女，也是颜家的小公主，个性有些傲慢骄矜。十七岁的她，目前正就读于国内知名的私立贵族学校——“圣心学园”高中部二年级。

颜晓蕾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，此刻的她将视线朝车库一扫，见着了父亲的座车，不禁面带惊讶地问：“爸在家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在家。”蒋嫂不知为何，神色有些怪异地回答。

颜晓蕾诧异地扬眉，“哦？”

打从今年年初母亲过世后，向来忙碌的父亲就变得更加繁忙。上一次见到父亲的面，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。问起父亲的私人秘书，她总是回答父亲又飞到哪一国出差去了。

他忙到无暇顾及她——从出生至今便被众人捧在手心呵疼的独生女。

今天倒是意外，父亲居然会在家？

想到这儿，颜晓蕾原本冷漠的脸庞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她加快脚步进入屋内，迫不及待地喊道：“爸？爸！你在哪里？我回来了！”

“蕾蕾……”

颜镇业本来坐在沙发上，一见爱女回家来，他连忙

站起。不知是心虚还是怎地，在商场打滚多年的硬汉，此刻的神色居然显得十分不安。

“爸！”眼中只有久违了的父亲，颜晓蕾压根儿没注意到颜镇业的身旁还坐着一名美妇，直冲进父亲怀里。

“我好想你，爸！”紧紧抱住父亲，颜晓蕾嚷嚷道，“我问起丁秘书，她总说你假日时都出差去了，所以才会这么久见不到你！我好想你！”

听了女儿的话，颜镇业显得有些尴尬。

他稍稍推开女儿，望着女儿不解的脸庞，他不自在地清了清喉咙，道：“蕾蕾，爸爸有事跟你说。”

“怎么？”爸的表情好怪异。

颜镇业扳着女儿的肩，将她转了个身，面对沙发上坐着的那名忐忑不安的美妇，道：“这位是雅子阿姨。蕾蕾，以后你要跟雅子阿姨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雅子阿姨有一半中国血统，所以中文日文都会说。你不是对日文很有兴趣吗？雅子阿姨会是你的好老师。你们一定可以相处愉快的。”

颜晓蕾先是愣了下，不一会儿，她便恍然大悟。

“我懂了……我懂了！”她露出嘲讽的笑，脸蛋上充满了叛逆，语气也显得尖酸刻薄，“妈妈过世不到一年，你就有了新对象？转变得未免也太快了吧？原来十多年的夫妻情分，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我现在总算懂了！什么忙碌、什么出差，全是借口！”

两个大人因为她的这些话，脸色微变。

颜镇业因为内疚，竟说不出一句反驳女儿的话语，只能以抱歉的眼神望着雅子。

北川雅子站起身，面对浑身张扬着刺的颜晓蕾，优雅的脸庞带着亲切微笑，以一口标准的中文说道：“蕾蕾，我常听你爸爸提起你。今天见了面，你果然如你爸爸所说的，漂亮又聪明！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儿子，跟你同年喔，只是他人还在日本，过几天就会来到这边，你们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的。”

颜晓蕾唇边带着冷笑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你不必叫我叫得这么亲热，我爸爸把你带回家里，并不代表我会接受你。省省你的虚伪吧！我不是三岁小孩，任你哄骗，我看了你那张脸就讨厌！”

女儿激愤的语气令颜镇业忍不住皱眉指正：“蕾蕾，不许对雅子阿姨没礼貌！”

“爸，你凶我？你竟然为了一个不知道打哪来的野女人而凶我？”颜晓蕾的脸上顿时写满了受伤的神色，看向北川雅子的眼神更是愤恨了！

“蕾蕾，你什么都不懂！雅子阿姨不是野女人，她是爸爸的初恋情人！要不是当年爷爷不许爸爸娶雅子阿姨，反而强迫我娶你妈妈，现在爸爸跟雅子阿姨应该是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！这些你都不懂，所以你没资格批评我们！”颜镇业的口气也显得十分激动。

颜晓蕾缓缓抬起眼，注视着父亲，语气哽咽：“你们？爸……那我算什么？如果你当初娶的人是她，那我又算

什么？”

颜镇业这时候才意识到，自己刚刚这一番话竟然伤到了女儿……

“蕾蕾，爸爸不是故意这么说的，对不起……”他歉疚地伸出手，想要拥抱女儿，给她一些安慰。

颜晓蕾很快地闪开，退到远远的地方，像只负伤的小野兽。

“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总之——我是绝对不可能叫她阿姨、也绝对不会承认她的存在的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颜晓蕾含泪吼完，随即转身上楼。

望着颜晓蕾跑开的背影，颜镇业重重地坐进沙发里，双手抱着头，既痛苦又懊恼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北川雅子默默地坐在他身边，伸出一只手，轻轻揉抚着他紧绷的后颈，柔柔地道：“镇业，对不起……”

颜镇业握着她的手，摇了摇头，“不是你的错。当年要不是我辜负你，你也不会嫁入关野家，受到关野一郎残暴的对待。现在来到颜家，还不能名正言顺……委屈你了，雅子……”

他还会不明白自己女儿的脾气吗？颜镇业早就料到晓蕾会反弹，所以在雅子来到颜家前，他和雅子便已决定先不结婚，等到晓蕾真正愿意接纳雅子时，再来谈结婚的事。幸好雅子很宽容，对于他的安排，没有任何的意见。

“别这么说。”北川雅子摇头说道。

“唉……该说对不起的，是我才对啊……”颜镇业心疼地望着眼前温柔婉约的女子，心中对她的爱恋更加深了几分。

“你父亲的命令，你也不能违抗啊！”北川雅子苦笑着说。

“都怪我太懦弱、太无能……”颜镇业用力地叹了口气。

“嫁入关野家，也并非全然都是不好的。幸好我生下零，他是我的骄傲，因为有他，所以我不恨、也不怨！”想起儿子关野零，北川雅子浑身散发着强烈的母爱。

“我也感谢零，他陪你度过在关野家的岁月。过去的一切都将结束了，未来，就让我好好照顾你们母子吧。”颜镇业握着雅子的肩，紧紧、牢牢地握住。

“嗯。”雅子眼底悄悄泛着泪，“不管蕾蕾怎么对我，我都无所谓，我会尽我所能地对她好，让她感受到我的诚意。我相信蕾蕾终究会接受我的。”

“就麻烦你了。”颜镇业将雅子拥入怀中，将胸中紧绷的一口气吐出。

“别这么说。”雅子温顺地靠在颜镇业怀中。

分别近二十年，他们才能够再重逢，无论未来有多少的困难，这一次，说什么也不会分开！

清晨六点三十分，北川雅子站在颜晓蕾的房门外。她穿着一身居家休闲服，套着 ~~运动~~ 猫的围裙，将头发高高绾起，十足家庭主妇的装扮。

她先是侧耳倾听，确认门内并无任何声响后，才曲起指头敲击房门。

“叩叩叩！”

一分钟过去，门内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北川雅子再次敲下房门——

“叩叩叩！”

她轻喊道：“蕾蕾？蕾蕾，该起床喽，上学会迟到的。”

门内还是没有一点声响，于是北川雅子又继续敲门——

“叩叩叩！”

“叩叩叩！”

门内，颜晓蕾连续大动作地翻身几次，打算和门外的人持续僵持。

而门外的人还是没有放弃的念头，不住地敲击房门，就是要她起来开门或应声才肯罢休。

“叩叩叩！”

敲门声持续着。

颜晓蕾挫败地坐起身，大动作地翻被下床，“砰砰砰”地走到房门前，“刷”的一声将门拉开——

她睁大一双美眸，怒瞪眼前的北川雅子。

“你吵什么吵？”

北川雅子收回僵持在半空中的手，并不因为她态度不佳而退缩，脸上依旧挂着婉约的笑。她温柔地说道：“蕾蕾，该起床了，上学会迟到的。”

零来了，今天是他第一天上学，她想介绍零和晓蕾认识，也希望在学校里，晓蕾能多帮帮零，早日熟悉环境。

“我上学会不会迟到是我家的事，不关你事吧？还有，你并不是我的家人，请不要叫我叫得这么亲热，我听了感觉好恶心！”颜晓蕾话里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。

她怎么会不知道北川雅子在跟自己示好？

北川雅子刚来的前几天，颜晓蕾为了表达她的抗议，跑到死党傅亭兰家住了几天，昨天才回自己家。没想到一早就看见她，真烦！

北川雅子低垂眼帘，强忍住难堪，柔声说道：“蕾蕾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让你喜欢我……”

“我保证，绝对不会有那一天！”冷冷地打断她的话后，颜晓蕾双手环胸，眯起眼，不住上下打量北川雅子，语带嘲讽地道：“你果然有当狐狸精的本事。”

北川雅子闻言，身子瑟缩了下。

“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”颜晓蕾见她沉默，却反而笑得很开怀，“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却保养得极好，宛如二

十多岁的少妇，难怪我爸爸会被你迷得分不清东南西北。说什么初恋情人，说什么被迫分离，都是谎言吧？你们以为编派出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就能得到我的同情？告诉你，要本小姐接受你，办、不、到！”

话一说完，颜晓蕾随即甩上房门，发出轰然巨响。

北川雅子盯着门板好一会儿，最后终于黯然地垂下头，转身下楼。

门内，颜晓蕾倒回床上，本来打算再睡一会儿，却不知怎地就是睡不着，脑海中老浮现着刚刚北川雅子受伤的脸，她心中隐约起了一丝不忍……

不！她怎么能同情北川雅子？

都是她，才让爸爸这么快就忘了妈妈 都是她，所以爸爸才对自己凶 都是她！一切都是她造成的！

颜晓蕾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同情她！

决定了之后，颜晓蕾满足地闭上眼，打算静下心来入睡……

无奈，就算她再怎么培养睡意，还是无法睡得着。

她懊恼地翻身坐起，咬着下唇犹豫了会儿，决定下床梳洗，吃完早餐后便上学去。于是她起身，走入浴室。

不一会儿，颜晓蕾便梳洗完毕，穿着整齐的制服走出浴室。她一头及肩长发扎成了马尾，如洋娃娃般精致漂亮的脸蛋显得精神奕奕。

颜晓蕾提起书包走下楼，来到饭厅打算用早餐，却见偌大的饭桌上，除了父亲和北川雅子外，还有另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。

她心里起了疑问：他是谁？

一见她踏入饭厅，所有人的眼光都往她这儿看来，这下，她也看清了少年的长相——颜晓蕾突然觉得自己的心强烈地跳了好几下！

少年蓄着一头黑色的柔软发丝，服帖在后颈；俊美的脸庞上，镶嵌着一双漂亮深邃、却负载着淡淡忧郁的冷漠眼瞳，阖黑的色泽，犹如夜色般神秘、沉静，令人无法看透。他有着挺直的鼻梁，而那薄薄的唇则带着诱人的蔷薇色泽。他的脸孔虽然俊美，却显得傲慢又淡漠，散发着疏离的气息……

他像极了尊贵又冷漠的王子。

在颜晓蕾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同时，少年也正看着她。

迎上他的视线，颜晓蕾的心跳无端端加快！

他的眼神极具压迫感，颜晓蕾不由自主地将视线移开，目光注视着握着他握刀叉的手指。

那是一双修长而有力的手，她竟然好想握住那双手，感觉那温度是冰冷，抑或是温暖……想到这儿，无预兆地，她呼吸一窒！

天！她在想什么？这人究竟是谁她都还不晓得，居

然就有那种莫名的幻想？真是太可笑了！

颜晓蕾白皙的脸蛋立时无法控制地浮上两片红晕。

“蕾蕾，你起床了？想吃什么？”对于颜晓蕾的出现，北川雅子显得既惊讶又兴奋，连忙起身为她张罗早餐。

颜晓蕾因北川雅子的声音而回过神，脸色一凝，哼道：“不必了，我没那么大的面子，要你帮我准备早餐。”她冷眼扫过父亲，嗤道：“天要下红雨了。我那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父亲，居然会在家里用早餐？看来有人进驻颜家后，颜家即将会有大转变了呢！”

母亲过世后的每一天，她若不是孤零零地在家独自吃早餐，便是和小傅相约在学校餐厅共享早餐。她亲爱的父亲哪一天陪她吃过早餐了？

她吃醋！她嫉妒！

都是北川雅子的出现，使得父亲向来投注在她身上的注意力被剥夺了。她讨厌这样的改变，感觉好像被遗弃了。

整间饭厅因为颜晓蕾的一番话，温度骤降至冰点……

正在用餐的少年，也淡淡地抬起眼，若有似无地观察着颜晓蕾。

他以为母亲来到颜家会受到欢迎，没想到颜叔叔的宝贝独生女却如此排斥母亲。这一切，和母亲对他说的：“颜家的人都对我很好”有极大的出入。

他该知道，母亲是善良的，也是真心想融入颜家，所

以才对他说谎。

少年不动声色，依旧用着早餐，灵敏的听觉和视觉不曾松懈过。

颜镇业无奈地做出请求，道：“蕾蕾，你说话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没有礼貌？好好地说，好吗？不要让家里变得不愉快。”

“哈！让家里变得不愉快的，真的是我吗？你能摸着良心说出这些话吗？”因为父亲似指责的话，颜晓蕾愤怒的目光不禁射向了北川雅子。

“颜晓蕾，你不要太过分……”颜镇业霍地站起身，大手一扬，欲向女儿美丽的脸庞挥去——

北川雅子见状，连忙阻止了颜镇业。

“镇业，不要！”

瞬间，颜晓蕾红了眼眶，她倔强地仰高脸庞，挑衅道：“你打啊！你打得下手，就打呀！”

她咬着下唇，忿忿地瞪视父亲。

见女儿红了眼眶，颜镇业也十分不舍。

他愧疚地收回手，想说些什么，可是却哽在喉咙，无法出声，仅能用一双充满痛苦的眼望着女儿……

“蕾蕾，你就不能试着心平气和地说话吗？”

“你从来没打过我，今天……今天你却为了一个女人，差点打我……”颜晓蕾以手背抹去滴出眼眶的泪水，受伤地指责。

颜镇业迟疑了一会儿，才上前几步，紧紧地抱着女

儿，嘴里一声声说道：“蕾蕾，对不起……爸爸跟你说对不起……”

颜晓蕾用力推开父亲，哽咽地道：“我不要你的道歉！道歉一点用也没有，根本挽回不了什么！”

话一说完，颜晓蕾便头也不回地转身跑开。

“蕾蕾……等等！”北川雅子连忙跟佣人拿了纸袋，将早餐装入纸袋中，追了出去。

“蕾蕾，这是早餐，要吃早餐才有精神上课的。”

“不必了！”颜晓蕾深恶痛绝地拒绝。

“蕾蕾，你爸爸那样对你，我很抱歉！”北川雅子跟在颜晓蕾身旁，一声声着急地解释，“我是真心想要融入颜家，请你不要否决我的努力，好吗？”

北川雅子拉着颜晓蕾的手不放，希望把早餐塞入她手中……

“不要碰我！”颜晓蕾甩开她的手，大叫了声，早餐跟着掉落在地上。

颜晓蕾瞧见北川雅子的表情，眼神顿时一闪——

北川雅子脸上那抹黯然和错愕，让她起了强烈的罪恶感……好像想弥补什么似的，颜晓蕾神色不自在地说：“我说过了我不要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北川雅子温婉一笑。

看了北川雅子好一会儿，颜晓蕾抿着唇，骄傲地转身离开，准备搭司机的车上学去。

见她走开，北川雅子也顾不了被扔在地上、看来可

怜兮兮的早餐，紧跟在颜晓蕾的脚步后面。

“蕾蕾，早上去叫你起床，本来是为了介绍我的儿子让你认识的……”

颜晓蕾因她的话而顿住脚步。她转头，面无表情地问：“刚刚饭厅里的那个人，就是你儿子？”

见她终于搭理自己，北川雅子捉住机会，连忙说道：“对。他姓‘关野’，叫‘关野零’，你可以叫他单名——‘零’。他中文日文都会说，你一定可以跟他沟通的。还有，他今天也要上学，你爸爸安排零和你同班，希望你能帮助零早日熟悉环境，好吗？”

这女人的儿子要和她念同一个班级？

此刻她心中翻腾不休的，不知道是窃喜还是不满。

“好的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请托，我会好好地、用力地‘照顾’他的。”

颜晓蕾不动声色，心中已有了别的想法，慢慢成形……

圆

颜晓蕾乘着私人座车来到“圣心学园”。

因为心情有些烦乱，她要司机将座车停在大门口。

她想散步进校园，借着这一段路来整理杂乱的思绪。

下了车，她正准备走进校园，这时，忽然一辆重型摩托车像失速的火箭朝她狂飙而来——可她不但没有闪躲，反而露出亮眼的笑意。

重型摩托车在接近她时倏地停住，发出刺耳的煞车声——“吱”，因而引来不少人的注视。

骑士拿下全罩式的安全帽，露出了一头及耳的棕色发丝、线条优雅的颈项和一张颇具中性美的俊秀脸蛋；风一吹，将头发吹开，露出细致左耳上的一枚银质耳环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犹如它的主人一般……

她是傅亭兰——“傅氏财团”的二小姐，也是和颜晓蕾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死党。

“早安。”颜晓蕾一手搭着傅亭兰的肩，眼睛同时打量起她身上的穿着——

烫得笔挺的白色衬衫，一件洗到泛白的二手牛仔褲，脚上是一双 ~~粤造~~ 的破旧帆布鞋。

这一身二手打扮让她劲酷有型，却又不损她宛若翩翩美少年的外形，这模样足以迷死一群男生女生。

能够就读“圣心学园”的学生，不是家财万贯的少爷，就是家有恒产的千金，含着金银汤匙出生的娇贵少爷千金们，哪一个不是经由家里的私家轿车接送？尤其小傅还是女生——话虽如此，她却老爱自己骑乘重型摩托车上学，真让人猜不透她在想什么。

凭着她们相识近二十年的交情，傅亭兰一眼便看出

颜晓蕾眼底的不愉快。

她思索了一会儿，将安全帽套在颜晓蕾的头上，细致的下颌朝着颜晓蕾一扬，潇洒地道：“上车。”

颜晓蕾依言侧坐上后座。

当她的双手刚搂上小傅纤细的腰时，傅亭兰便将车头一旋，带着她往校门的反方向狂飙离去。

“要去哪里？”颜晓蕾打开安全帽的面罩，逆着风，吃力地问。

“既然你心情不好，咱们就别上课了，我带你去散散心吧！”语毕，傅亭兰又加快速度，摩托车引擎发出咆哮声，随即远扬而去……

※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※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傅亭兰带着颜晓蕾来到一处海滩。

“看看海，这样心情会好一点。”傅亭兰瞥了颜晓蕾一眼后，便将视线落在蔚蓝的海，神情显得若有所思。

曾经有个人，总在她心情欠佳时，不分昼夜地开着跑车带她来看海……久而久之，她也习惯了，心情不好时便会来到海边看海；看着翻腾的海浪，原本心中翻腾不休的怒气便会渐渐平抚。

那个人和她约定过，一旦等她满十八岁，就要和她在一起！

想到这里，傅亭兰的双颊不禁浮现淡淡红晕，难得显现出属于少女的娇羞。

就这样，两个女孩面对着翻腾的海洋，各怀心事。

“唉——”一直到颜晓蕾垂下双肩，低声叹气，这才打破沉默。

傅亭兰转头面对她，问：“回家后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颜晓蕾拢紧眉心，双手紧握着，口吻一下子变得激动又愤慨。

“小傅，你知道吗？我受不了那个女人对我示好的恶心模样，我都已经表明绝对不会接受她了，她还是不死心，谁不知道她只是带着虚伪的面具！想要我接纳她？门儿都没有！”

傅亭兰双手环胸，认真倾听。

末了，她开口建议道：“也许她是真心想要你接受她的。我倒觉得她很有诚意，你要不要先摒弃成见，试着接受她看看？”

“小傅！”颜晓蕾瞪大美眸，不敢相信地问：“你要我接受她？那我妈妈怎么办？我妈妈算什么？”

傅亭兰侧过脸，认真地看了一脸愤恨的颜晓蕾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颜伯母毕竟已经走了。并不是要你别悼念着她，但也别深陷在过去而离不开。蕾蕾，人都要往前看的，未来还有好长的路要走，你不能只是留恋过去，懂吗？当然，要你在短时间内接受你家有新的女主人可能很困难，可是你也不要为了排斥而排斥她，也许她真